

汤显祖佚文三篇考论

郑志良

在明代文学史上,汤显祖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同时,他散佚的作品也不少。徐朔方先生笺校的《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版)第五十一卷是补遗卷,收诗五首,文二十五篇,尺牋三封,赋一篇,制艺八篇。这些汤氏佚作有的是徐先生自己积年所得,有的是其他一些研究者如吴书荫、龚重谟、单松林、程章等先生提供或发现的,此书2001年再版时又增加了江巨容先生发现的汤氏佚文五篇。笔者在阅读明人著作时,也看到了两篇汤氏佚文,不揣简陋,把它们整理出来,以公之于同好;同时对蒋星煜先生发现的汤氏佚文《古今治统弁言》的真伪问题心存疑虑,故亦为之一辨。

一、《评蓟丘集》

《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07册收有明人卓发之的《漉篱集》,书中有汤显祖评卓发之《蓟丘集》的一段话:

管子曰:“凡物之精,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①此气也,上下千古,而得之于诗人之诗,乃胎息生旺而渐至衰绝,则升降于世运而难为聚。自本朝有骏雄之空同,放逸之太初,而得众心之所聚乃莲旬,以风起

云涌之气，起而震荡之，奇伟峻峙，可以蹴蹋一世。已求之汉魏晋唐，奈何曰迦叶传灯为得其髓，止是脱落其皮骨耳。诗人拟古得其皮骨者，古之仇讐也。莲旬于古如双鹰并击焉，问逐鹿之得，否也。然莲旬非久沦落，历踣蹶，深受怨毒，乌能奋乎此堪忍世界中？一切苦缘，是法轮初谛，烈士悲心，固不可止。世人如董虫习董而不言苦，无疾痛而号呼，故与圣贤发愤之情事隔。嗟乎，毛嫱丽姬，天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于《蓟丘集》见盛怨气而美焉。

《蓟丘集》是卓发之早年的作品，汤显祖对其中的许多诗篇给予了点评，此集后收入《漉篱集》中，因此，我们在《漉篱集》中还能看到这些评语，如《漉篱集》卷一《早春雨后过燕子矶》有汤评云：“山川自有心性，须明心见性人，方领略得。”卷二《谪迁谣》汤评云：“李杜班马，此为定论，如画家驾逸品于神品之上，且谓此。”汤显祖评语最多的是卷四的《蓟北怨》，此题下有七律十六首，每首都有汤氏评语，或数字，或数句，言简意赅，其总评云：“尝衡量诸山，与美人异。名山全以骨胜，不似美人须肤饰肉，肉华骨也。然诸山自华山外，亦无纯骨者。此诗则词坛之华峰。”

对卓发之其人，我们了解得不是很多，《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曾发表邓长风先生《文学奇才卓人月的生平行状》一文，卓发之乃卓人月（字珂月）之父。关于卓发之，《明诗纪事》庚签卷二十九有：“发之字左车，瑞安人，有《漉篱堂集》。”^②《明词综》卷四有：“卓发之，字左车，仁和人。王阮亭云：左车词尚骏逸，颇有宋人风味。至珂月而格调尖新，语意僂侧，极词家之变态矣。”^③一说瑞安人，一说仁和人，两者都对，卓发之祖籍浙江瑞安，后迁至仁和县唐楼镇，清人王同《唐楼志》卷十一“耆旧·上”云：“卓发之，字左车，号莲旬，仁和人。人斋长子，天资高迈，人谓其双眸炯炯，有将相才，为瑞安卓忠公敬八世孙，公子孙脱难流寓武林，遂隶籍仁和，家唐楼。莲旬博究缣湘，名其堂曰传经，以延四方贤俊，以文章负重名，知交倾东

南。辩颖悟,并精竺乾之学,通佛理,其所持说,虽硕学名僧不能屈。崇祯癸酉乡荐副车(原注:按康熙、乾隆府、县志前明选举无卓发之名,俟考),后弃家。尝寓金陵,筑室清凉山下,名曰械园,园有一山,类襄阳袖石,峦壑毕具其中。众花满林,可供尘刹,疑是西土盛花之械园,因处处志,得诗十六首,以表莲宗运想诸境,标题曰《械园螺史》。戊寅年卒,五十二岁,著有《水一方诗草》、《漉篱堂集》。”^④戊寅是崇祯十一年(1638),因此,卓发之的生年是万历十五年(1587)。卓发之一生经历坎坷,他少负文名,但在科场上一直不得意,万历三十九年(1611),卓发之和原配夫人旅居京城,妻子这一年得了疯病,此后终生未愈;为了博取功名,他带着侍姬智华移居南京。崇祯九年,长子卓人月病逝,年仅三十一岁(1606—1636);崇祯十年,侍姬智华病故;崇祯十一年,卓发之郁郁而终。^⑤

汤显祖评《蓟丘集》的写作时间从卓发之写给汤显祖的一封信中可以得知,《漉篱集》卷二十二有《与汤海若先生》云:“某生十龄,而得读先生经义,至唾震泽、毘陵为腐儒。又五年,而得读先生《牡丹亭记》,至于《楞严》共函,藏之篋中,与同卧起。嗣后便索《玉茗堂集》读之,每读一篇,辄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驾,如赵至之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阳。乃经历多难,偃蹇名场,羊触狼跋,蹙蹙靡骋。至今遐想风器,愧彼童子之求侣,何以忽膺齿牙余论,有‘秣陵珠树’之语耶?遥闻声而相思,非后学所敢望于先辈也。昨秋蹶足燕市,今复转徙白门,颇多悲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见先生。……某窃不自量,欲一洗从来世代升降之陋见,为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忧之疾成感愤之言,因危迫之缘发广大之愿,而举世无可告语,一求证于先生。夫特达之知,千古所难,而根柢之容,壮士所耻,遂复以此自通。旧集三种,不敢复烦简阅,《蓟丘》一集,乞芟薙掷还。某流寓白门,裊裊抱影,世人欲杀,无可依归,踪迹未能自主,两月之内,即于贞文先生处相闻可也。昔人所云附青云以施后世,固是名士一障,但物类相感,每如磁石吸针,鱼形叩石,

则今日订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谁归?”^⑥从信中可知,它写于卓发之二十五岁时,即万历三十九年辛亥,此信有卓发之友人刘同升(字晋卿)的评语云:“莲旬壬子以前长行文字,散佚几尽,偶得片楮,犹可遐想当年。”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表达对汤显祖的推崇,请求汤显祖评定自己的《蓟丘集》,因此汤显祖的这段评语应当作于万历三十九年或此后不久的某个时间。

卓发之的生平至交是桐城人叶燦,叶燦《读书堂稿》卷五《卓左车集叙》云:“吾友卓左车,才士也。余曩得之雍中大司成黄公,一日见其心性才情,论大加击节,曰世间安得有此人。已而相继司南雍者罗公湘中、姜公燕及、谢公培元,皆极其鉴赏,盖左车为名下士久矣。左车与唐宜之曾受业黄公贞父之门,公尝称之曰:‘卓左车高出青天,唐宜之深入黄泉。’其心赏之也至矣。临川汤公义仍亦称卓左车、唐宜之、傅远度为秣陵三株树云。……左车刻其集,索余为之叙,固备述才人可珍可重之梗概,古人自珍自重之奇踪,亦欲莲旬珍之重之,以不负天所以厚我之意焉。”^⑦卓发之是黄汝亨(字贞父)的受业门人;而黄汝亨又是汤显祖的挚友,因此,汤显祖为其门人延誉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晚明文坛上,拟古、复古之风甚浓,汤显祖对此不以为然,这不仅表现在他与复古派的领袖人物——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志趣不投,而且在文学创作上,汤显祖也无意于“诗必盛唐”,强调自写其情,明人丘兆麟曾评价汤显祖说:“时论称先生制义、传奇、诗赋昭代三异。曷异尔?他人拟为,先生自为也。拟为者学唐宋,究竟得唐宋而已。自为者天性发皇之际,天机灭没,一无所学,要以自得其为先生。自得其为先生,此先生之所以过人;而天下人厌王李者思袁、徐,厌袁徐者思先生與!”^⑧在汤显祖看来,晚明拟古派的创作只是学到了古人的皮毛,而遗其精髓,因此,他们无异于“古之仇讐也”。汤显祖的文学思想与公安袁氏兄弟的文学思想比较接近,但无其佻达之情,在晚明文坛上自成一家。卓发之说自己“为文自出

手眼，直抒性情”，这符合汤显祖的文学主张，因此，汤显祖在《评蓟丘集》中对卓发之的创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二、《青箱余序》

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提到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明人王兆云的《新刊王氏青箱余十卷》，此书卷首有汤显祖的序言一篇，^⑨王先生未提序言内容。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读到此书，并将汤序引录如下：

王元祯小说有《湖海搜奇》、《挥麈新谭》、《白醉琐言》、《说圃识余》、《漱石闲谈》、《乌衣佳话》，金陵人梓行之，肆纸为贵矣。顷复有《青箱余》五种，其目为《绿天脞说》、《广莫野语》、《惊座摭遗》、《客窗随笔》、《碣石剩谭》云。盖小说出古稗官家，与典籍并存，亦询莠莠风听胪言之义，后之作者荒唐悠谬，使人眩惑流荡，或讪扬幽昧，劝讽淫僻，大伤雅道，斯当付祖龙焰耳。元祯此编，广见洽闻，惊心夺目，而其理不诡于正，可以明经术，可以佐史评，可以通世故，可以析物理，王充之《论衡》，刘义庆之《新语》，殆此类乎！昔王彪之练悉朝仪，家世相传，并著《江左旧事》，緘之青箱，名《王氏青箱学》。此不专朝仪，故曰“余”也。余又考王融自以博学多识过澄，澄言未必胜仆，后与何宪辈征事，咸屈于澄，而澄著书力殫经年，则又文以学，困其官，左丞不纠劾，为不谙类例，白衣领秩。王晞未尝以世务为累，啸泳游，同趣者称之方外司马，异尚者病之好门户、恶人身。元祯行且当，官青箱所贮，切近精实，经纶政理，出之裕如，乃其余绪，复隼永以资谈助，错综以辅名教，其不愧青箱家学矣。古临汤显祖义仍父书于玉茗堂中。

此书原题“楚麻城王兆云元祯父辑录，聚奎楼李潮时行甫刊行”，书衣题“丁巳孟冬月书林聚奎楼李少泉梓”，丁巳为万历四十五年，《新刊王氏青箱余》成刻于万历四十五年，书成当在此之前，

汤显祖卒于万历四十四年,此序应是汤显祖晚年之笔。

王兆云字元祯,号赤冈,湖北麻城人,《麻城县志前编》卷九“耆旧·文学”载:“王兆云号赤冈,嗜书,筑楼名‘垂云’藏之,交游悉江左名士,著有《王氏杂记》八卷,《皇明词林人物考》十二卷,《惊座新书》八卷,《王氏青箱录》十二卷,《乌衣佳话》八卷。子阱,号酉阳,工书法。”^⑩王兆云存世著作除《王氏青箱录》五种外,尚有文言小说《湖海搜奇》、《挥麈新谈》、《白醉琐言》等三种,以及《挥麈诗话》和《皇明词林人物考》,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皇明词林人物考》,此书有焦竑、李维桢作序,焦竑在序中称:“友人王赤冈氏,耽玩艺文,错综今古。”^⑪可见王兆云也是一位饱学之士。

汤显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戏曲作家,而且他对小说也很关注。徐朔方先生笺校的《汤显祖全集》卷五十一收有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及《续虞初志评语三十二则》,此外,徐先生在《汤显祖和〈金瓶梅〉》一文中提到,由于汤显祖与《金瓶梅》的收藏者麻城刘氏关系密切,他应是《金瓶梅》的最早读者之一,但汤显祖“从未在他卷帙浩繁的诗文尺牍中提及此事”,^⑫汤显祖对待《金瓶梅》的这种态度,我们从他的这篇《青箱录序》中可以约略窥见,汤显祖说“后之作者荒唐悠谬,使人眩惑流荡,或讪扬幽昧,劝讽淫僻,大伤雅道,斯当付祖龙焰耳”,此话似乎是别有所指。另外,汤显祖在序中说“余又考王融自以博学多识过澄”,汤显祖此处失考了。“自以博学多识过陆澄”的是王俭,而非王融,《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云:“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⑬王俭乃王融之从叔,见《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

三、关于《古今治统弁言》的真伪

明人徐奋鹏因其批点的《西厢记》而受到戏曲研究者的关注，蒋星煜先生《〈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一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徐奋鹏校刊的评注本〈西厢记〉和演出本〈西厢记〉》，在这篇文章里蒋先生也提到汤显祖的一篇佚文，蒋先生说：“我最近访到了康熙刻本的徐奋鹏《古今治统》一书，其卷首有汤显祖为他写的《弁言》：

徐子自溟，捐帖括技不试，教授山中。河汾、苏湖，千里裹粮而从者，于兹有年。或述之余曰：“馆曹徘徊，一喧一寂，易与耳。”今笔峒子明揭三辰，秘抽二酉，史必铸经，治即显道。断千秋之疑狱，不用戟钩；开群瞽于迷途，如临月镜。其酬可酣而觥可饮也，修则竣焉！虽涑水、紫阳恨不上下其议，而诸家朴橄，无论允若世匠，构兹栋隆，足供圣哲购术矣！既而徐子惠来谒余宝珠轩东，挟其书以为质，其叙其端，余时翻译涅槃，未暇一加校雠。而举凡例以讨其指，则归于大一统，而居正之义，旷若发蒙，于以补吾临川文献所不及，作者述者，俱非欺矣。序以归之。

天启癸亥清远道人汤显祖题。”^⑭

蒋先生并说：“这篇《古今治统》的《弁言》是三百年来被人们所忽视掉的重要文献。”^⑮但笔者认为汤显祖的这篇《弁言》是伪托之作，理由有两点：一，文末说“天启癸亥清远道人汤显祖题”，天启癸亥是天启三年（1623），而汤显祖卒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他死后七年不可能还写文章。这篇弁言的情况与题为汤显祖所作的《艳异编序》一样，《艳异编序》末署“戊午天孙渡河后三日”，戊午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它作于汤显祖死后两年，因此，徐朔方先生将题汤显祖作《艳异编序》断为伪作，而未收入《汤显祖全集》中；二，蒋先生说“访到康熙刻本《古今治统》”，《古今治统》一书最早的版本是雍正刻本，而无康熙刻本，这一点从清人朱轼为《古今治统》所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朱轼在序言中说：“（徐公自溟先生）生平著作甚富，

已经坊刻者，皆不脛而走，艺林久奉为指南，而所撰《古今治统》一编，子若孙尚藏为枕中之秘。癸卯夏，予暂请假归里，先生曾孙待征因吾同邑陈子抡及，携书求题其卷首。予时在冗次，未暇卒业，然读先生自序，知此编之作虽属治统，而实本道以评治，即治以明道，匪任已见徇众论而漫为是非者也。……至其笔惊风雨，字挟冰霜，丽彩霞飞，词源河注，则以先生之才本高，而学识又足以济之，三长之兼有，由然耳旨哉！玉茗之序兹集曰：‘史必铸经，治即显道。’吁！二语尽之矣。予之言虽不足为先生重，然深幸吾乡之文献可征，因序之使付剞氏，以公海宇，而先生之全豹乃出，庶立言之功，垂诸不朽云。时雍正元年癸卯岁孟夏既望，赐进士出身太子太保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安朱轼可亭氏拜序。”^⑥序后有“朱轼之印”及“可亭”印章。朱轼的序言作于雍正元年夏天，在序中朱轼称徐奋鹏“所撰《古今治统》一编，子若孙尚藏为枕中之秘”，也就是说在朱轼作序的时候，《古今治统》尚未成刻；朱轼说“序之使付剞氏，以公海宇”，亦即《古今治统》刻于朱轼作序之后。因此，《古今治统》一书只有雍正刻本，而无康熙刻本，蒋先生所访到的康熙刻本应该是部伪刻本。

因为汤显祖的这篇序言涉及到《古今治统》一书，有必要对其版本情况略作考述。《古今治统》一书的版本有两种，都是雍正刻本，一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对此书的描述如下：

【古今治统二十卷】六册（国会）清雍正间刻本[十行二十字(2+18.5×12.6)]原题：“临州笔峒山徐奋鹏自溟父著，男春茂、春盛，姪春溶手受，高安陈肇元编次，曾孙待行、待征订字。”卷端有汤显祖序，疑似，因显祖卒于万历四十五年故也（郑按：汤显祖卒于万历四十四年）。此本刻于清雍正年间，其原委俱详徐待征跋中。清乾隆间，《全毁书目》、《违碍书目》并著于录。

汤显祖序[天启三年(一六二三)]朱轼序[雍正元年(一七

二三)]应麟序[雍正二年(一七二四)]自序[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徐待征跋。^⑦

此书中也有题汤显祖作于天启三年的序言，它就是蒋星煜先生提到的所谓康熙刻本的汤序(“康熙刻本”的汤显祖序言也作于天启三年)，王重民先生从汤序所作时间上已怀疑其是伪作。

《古今治统》的另一刻本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雍正刻本，共八册，此刻本只有朱轼序、徐奋鹏自序，而无汤显祖序、应麟序、徐待征跋，《四库禁毁丛刊》中所收《古今治统》就是根据北大藏本影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抄本，此本是以雍正刻本为底本而抄成的，两书的内容完全相同，也只有朱轼序、徐奋鹏自序，而无汤显祖序、应麟序、徐待征跋，嘉庆抄本卷二后有几行小字云：“此书一共八本，余读而爱之，因向在禁内，书肆并无售者。余于嘉庆廿三年春录起，至首夏录出六本，下二本一系门人李钦元代录，一系门人张青云所录。四鸿道人记。”

笔者认为北大藏雍正刻本是《古今治统》一书的原刻本，从朱轼的序中可以看出，家传之《古今治统》有题为汤显祖作的序言，可能是因为徐奋鹏的曾孙徐待征找到官高位显的朱轼作序，书成刻时将朱序放到卷首，而撤掉了汤序。从徐奋鹏的《徐笔峒先生十二部文集》中可以看出，徐奋鹏与汤显祖确实有交往，文集卷七有《奠汤氏两尊人文》，文中说：“汤若士先生父承塘公与其夫人相继而亡，诸士人争奠之，予为文。”^⑧

今所见汤显祖伪序的产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雍正刻本和康熙刻本一样也是伪刻本，因为两者都有伪作的汤序，《古今治统》在乾隆年间被列为查禁书，人们很少见到它的真面目，这也为作伪者提供了便利，作伪者见到朱轼序言中提到汤显祖曾为《古今治统》作序，于是炮制了一篇汤显祖死后七年作的序；另一种可能是，如果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不是伪刻本，那么徐氏后人伪作汤显祖序言的可能性很大，朱轼看到这篇伪序后未

加分辨,又在自己的序言中加以引用。

注:

①见《管子》卷第十六《内业第四十九》,原文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引自《管子校释》第396页,颜昌峣著,边仲仁、夏剑钦点校,岳麓书社1996年版。

②清·陈田辑撰:《明诗纪事》第27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③清·王昶辑,王兆鹏校点:《明词综》第6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④清·王同撰:《唐楼志》,光绪十六年刻本。

⑤见《澹庵集》卷十二《亡姬智华传》。

⑥此信亦见清人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卷四,不过少了“某流寓白门,晔晔抱影,世人欲杀,无可依归,踪迹未能自主,两月之内,即于贞文先生处相闻可也”这句话,毛效同先生编纂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中所收卓发之的这封信辑自《尺牍新钞》,亦非其全貌。

⑦明·叶燠著:《读书堂稿》,崇祯刻本。

⑧见《汤显祖全集》第四册第259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⑨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第3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⑩余晋芳纂:《麻城县志前编》,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⑪《皇明词林人物考》,明万历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32册。

⑫《徐朔方集》第一卷第74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⑬《南齐书》(简体字本)第464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⑭⑮蒋星煜著:《〈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第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⑯见《古今治统》卷首,雍正刻本,《四库禁毁丛刊》子部第29册。

⑰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第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⑱明·徐奋鹏著:《徐笔峒先生十二部文集》,金陵光启堂王荆岑刻本。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